



脏仔

他是孤儿、土匪、基督徒，一个真人真事的实录..

前言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帝王时代的俄国。一个家庭，移民到西伯利亚去开荒垦植。不幸地在路上，父母二人死于霍乱病，遗留下孤儿苏拉和保罗两姐弟。后来男孩子成了土匪，他杀死了两个基督徒，抢劫了他们的财物，发现一本新约圣经。后来不但他自己得救了，连所有的土匪们也都信了主。

这个故事是由俄文译成德文，再由德文译成英文的，这个见证正证实了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

「深哉，神丰富的智能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一 移民西伯利亚

他的绰号叫「脏仔」，这不是他自己原有的名字。他是个俄国人，生于帝王时代，家族的姓氏是狄霍米罗。他名叫保罗，出生在俄罗斯欧洲部份的中部，莫吉流省的一个贫穷的小农村里。他的父母只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他，女的是他姐姐苏拉。那时候苏拉是十岁，保罗才只有八岁。他们虽是贫穷，但是却生活得很愉快，当时在旧俄时代，一般居民都是信仰希腊东正教的，他们也都是东正教徒。由于他们的行为端正，附近一带的人都很尊敬他们。

在那些神圣的宗教节日里，当地的东正教神父，常常来他们家里作客，和他们父亲玩纸牌。他们不是赌钱，而仅仅是游戏而已，输的人，就得忍受对方将牌打在他的鼻子上，若口袋里有点钱，就叫孩子们去买瓶酒回来。他们认为喝酒的人若有节制，就不算是犯罪。主耶稣在迦南的婚筵上，不是也变水为酒吗？

孩子们有趣地站在一边观看，那位神父的鼻子，都变成了红的。不知道是被牌所打成的，还是喝酒喝成那个样子，父亲通常都赢，所以被打的总是神父。

那位神父很温柔，善良，常常一面玩牌，一面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现在该轮到啦，圣经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人论断。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

由于当地的收成不好，生活成了问题，沙士诺夫卡村子里的人，就不得不想办法，移民去西伯利亚，另谋生路。

村民就商量，先差派几个人，去西伯利亚，找一个可以安顿的地方，狄霍米罗一家人也加入了这行列。过了三个月，那些人便回来了，他们在多姆斯克省找到一处地方，于是他们就把土地卖了，启程往多姆斯克去。由莫吉流到多姆斯克，路途遥远，当时交通又很不方便。那些农人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才能搭上一班火车。况且在一些小火车站上等候换车往往要躺在地上几天几夜。开水供应不够，他们不得已，只好以干鱼来充饥，飲生水来解渴：结果就有很多人患病，霍乱病便开始在他们中间蔓延。

二 家破人亡

还没有到多姆斯克，狄霍米罗先生就不幸地染上了霍乱病。他们便把他关在附近瘟疫营里面。狄霍米罗太太和两个孩子，祇得离开了火车，在瘟疫营不远的地方找一个木棚临时栖身下来。他们每天都跑去查询父亲的病况，但是所得到的消息，都令他们伤心失望。

过了三天，孩子们的母亲也病倒了，他们哭着眼看母亲被送到瘟疫营里去，到父亲那里，他们最后的一个监护人也都没有了。孩子们一路上送母亲去瘟疫营，直到营门无情地关上，他们孤孤单单地留在外面。保罗和苏拉这两个孩子，失去了父母，是多么的孤单和忧伤，他们在外面不住地啼哭，守卫向他们挥动手上的鞭子，赶他们离开。但是孩子们不肯走，他们一定要进去和他们的父母们死在一起，因为没有父母，他们就不能活下去。

于是他们围绕着营地走，直到深夜，夜间气温冷得无法忍受，他们就只好回到木棚那边去，至少那儿还有点东西。

可是当他们回到木棚的时候，所有的行李，全都不翼而飞，被人偷去了。在木棚里面，他们姐弟两人便只好紧紧地抱在一起来取暖。苏拉是姐姐，她非常关心弟弟。那天晚上，好像是永远过不完似的。苏拉整夜未曾合眼，当保罗醒来之后，他们便又一起跑到营房那边去，那个守卫对他们说：

「不要再来了，今天早晨，我们已经将你们父母的尸体搬走了，他们好像昨天深夜死去的。」

姐弟两个人，彼此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来。那天晚上，保罗也没有睡着觉。由木棚里面溜出去，前面的铁路似乎是看不见，过去那几天可怕的一幕，又再出现在他们眼前，一串行车由轨道上穿越过去。保罗就说：

「苏拉，没有爸爸妈妈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呢？我们倒不如一起卧在铁轨上，让火车辗死算了。我们现在活着为的是甚么？我们去那里才好呢？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又有甚么用处？」于是保罗就拉着他姐姐的手，两个人一起往铁轨那边走去。

苏拉感到很害怕，她一面牵着弟弟的手，一面不停地哭泣。

「不，我们不能这样死掉，我也不让你去，这太可怕了！」

「那么你就让我一个人去罢！」保罗哭着说。

他们正在争论的时候，一串行车经过。保罗被他姐姐硬拖回来，向前仆倒，大声叫着：

「你为甚么要拖住我呢？我真的不要活了！」他的姐姐用温柔的话劝他，要他放弃走绝路的念头。后来保罗才答应不再去寻死，不把姐姐一个人抛弃在世上，他们便又回到木棚子那边去，打算早晨到他们父母的坟墓前凭吊。对两个受冻挨饥的孩子，夜晚好像是永无尽止的。最后天一亮，他们就赶到公墓那边去。在那一个角落上，是专门埋葬那些害瘟疫而死的人。到了墓地的门口，他们恳求看门的人，指给他们看，他们父母的坟墓在那里。

「昨天晚上就有好多具尸体抬过来，」那个人说。

「我怎么知道甚么人葬在甚么地方。往往十个尸体同丢在一个坑里，有时还二十个！」

没有办法，孩子们只有红着眼睛，由篱笆外面，看着那个高高的大土堆，上面泥土还是湿湿的，他们站在那里一直哭个不停，直到看门的人把他们赶走。

他们姐弟二人，手挽手再回到所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孤儿院，他们便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他们剩下一点点的食物和钱，都被人偷走了。苏拉像母亲般安慰弟弟：「不要失望，亲爱的弟弟，神不会撇下我们的。」

三 孤儿院

他们离开那个小木棚，沿着铁路，走向邻近村庄去，沿路向人要点面包来充饥。正在这个时候，突然背后有个粗扩的声音：

「你们在这里干甚么？你们是从那里来的？」

他们回头看见一个穿制服的陌生人，瞪着眼看他们。他们俩人一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所以也无法告诉那个人，他们乃是移民的孩子，丧失了他们的父母。那个人吩咐他们跟着他去，到当地的区公所里，那里的职员随即决定送他们入孤儿院。他们不想去那个地方，因为姐弟二人必须要分开。女孤儿院是在几个火车站以外的地方。保罗被送到男孤儿院，离开这里有二里路。当苏拉被送上火车的时候，姐弟两个人分离之苦，是无法形容的。这次分别后，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再见面。保罗被带到男孤儿院里，那边已经住了三百个男孩。有很多已经住了很久，变得非常顽劣，对那边的环境熟悉。他们对新来的男童，百般捉弄和欺侮。里面经常有打架和争吵，吃的东西，都是些难以下咽的干鱼汤。孩子们若没有人陪着，不可以随便跑出院门外面，保罗实在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于是一天夜里，他偷偷地逃了出去。他从围墙最低的地方往外面爬，然后便拼命地跑，就好像背后有人在追赶似的地跑。他朝着铁路相反的方向逃跑，跑了差不多有四里路，就进入一个大森林。到了那个地方，他心里才渐渐地安定下来。他再也跑不动了，就只好慢慢地走着。走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倒在一棵大树旁边，呼呼大睡。他梦见自己被人抓着送回孤儿院去，受了一顿鞭打，强迫吞下那腥臭难闻的干鱼汤。当他醒来的时候，春天暖和的太阳，已经升上了高空，四处传来百鸟的鸣叫。保罗爬起来，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决定要回到自己的故乡，沙士诺夫卡村去，回想那条美丽的小河，他常常在那里洗澡和捕鱼，与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他真巴不得他的姐姐能和他一起回去，可是他在那里才能找到她呢？况且他也不敢那么做，恐怕被人发现了，又送回孤儿院去。他要离开那个鬼地方，越远越好，想办法回故乡去。

除了到村子里去乞求面包以外，他避免白天在田园出现。第二天晚上，他又回到森林里面去过夜。他躺在一棵大树底下，徐徐入睡；天还没有亮，就有一个响亮的声音，把他叫醒。

四 土匪

「起来！小鬼，你躺在这里干甚么？你和甚么人在一起？」

保罗醒来，看见前面有三个人，全身武装，样子非常凶恶。

「不要害怕，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只要告诉我，你是怎样来的。」

保罗看看那三个人，不像是从孤儿院那里来的。就大胆告诉他们自己的遭遇，并自己想去的地方。这些人很留心地听，然后他们就商量了一会，决定要带他一起走。

「这个小子，居然胆敢由孤儿院里逃出来，我们把他养大了，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他们说。

然后这些人告诉保罗，祇要他跟他们去，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他们也不会亏待他。保罗不敢说一个不字，因为这三个人全身武装，来历不明。于是他就随着他们一起走，进到森林里面，另外有一个强壮的青年人，带着几匹马，等候在那里。这个人把保罗抬起，放在马上，自己骑在他的后面，然后一起前行。他们在森林里面骑了很久才停下来，然后有人将马带走。他们穿过几棵被暴风雨吹倒的大树，来到一块空地前。上面有几幢房子，有二十多个人，多半都是武装的，也有少数的妇女在内。他们的眼睛，都注意着这个男孩子，衣服破烂，一身肮脏不堪。他们就来问他，要知道他的来历。

其中有一个人，看来好像是他们的首领，问那小孩：

「你叫甚么名字？」

「保罗。」他回答。

「姓甚么？」

「狄霍米诺。」

「这些名字对我们来说，都不太合适，我们就叫你『脏仔』吧。瞧你这个样子，污秽肮脏。」那个人说。

他们都很满意这个新的名字。

那时候保罗便开始入草为寇。过了不久，他开始适应了这种新的绿林生活，而且也很喜欢。他在这里有人照顾，有美好的食物，和那海阔天空，优美的环境。那些人对待他也非常友善，使他把故乡沙士诺夫卡，都忘得一乾二净。只有他自己的姐姐苏拉，他是永远忘掉不了的。一想到她，他心里就难过，他想可能她已经不在人世。

这个小「脏仔」，土匪们都喜欢他，他们对他的冒险生活，也十分感兴趣，每次都急着要想看他们抢回来的东西。后来他也开始学习，去参加他们的打劫行动，忘了孩子时候，父母怎么教育他，偷抢就是罪。他高兴地欣赏那些抢回来的东西，并对那些土匪们讲给他听的抢劫经过，听得津津有味。

光阴过得很快，他已经是十六岁了，每一次的抢劫，「脏仔」都有份参与。因为他勇敢，聪明和机智，便成为首领的左右手。他们的活动范围，有七十五英里之广。森林里是土匪最好活动的地方，官兵们也奈何他们不得。凡是落到他们手里的人，很少是能够活命的。

五 两本书

每件事都有它一定的时间，一件极简单的事情发生，却改变了这些无恶不作土匪们的生命。有一次，部份土匪，在「脏仔」的领导下，在森林中抢劫了两个旅客，并把他们杀了。

他们将那两个旅客的马、衣服和靴子都带回来，除此以外，旅客的身上没有甚么钱，只有三个卢布和五十个戈贝克。在一件衣服里面，藏有各样的用具，他们也找到两本书，本想把它丢掉，可是再三一想，废物可以加以利用，这些书纸用来卷香埋倒很不错的，于是「脏仔」就把这些书都带回去。到了晚上，他们看过那些抢回来的东西后，「脏仔」就把这两本书翻翻看看。一本书书名叫「信仰之声」，另外一本是「新约圣经」。他回想起在孩子时候，在沙士诺夫卡，他的父母也有过一本新约圣经，于是为了消磨时间，他就躺在床上，将那本圣经打开，读到罗马书第三章十一、十三至十八节。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计，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他想到，从前的人也和他们今天一样，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他立刻回想起他们行抢劫的一幕，那些旅客向他们乞求饶命，他们却毫无怜悯的把他们全都杀掉。一想起这个，「脏仔」就起了异样的感觉。

「这些人到底是些甚么人，为甚么他们身上要带着这两本书呢？」他把书翻了又翻，想找出一些被杀者的底细，但是却找不出死者是甚么人，但书上只有这样一句话：

「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五日，是我信主重生得救的日子，祂赦免了我的罪，用宝血使我成圣。」

「脏仔」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又翻到其他的一页上，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么。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他又读下面第十一节。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后来他又读到撒该的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八节：

「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翻了几页，读到路加福音第廿三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特别引起他兴趣的地方是，有两个强盗和耶稣被钉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承认他的罪，被耶稣赦免了，更应许他进到乐园去。「脏仔」看后就把书放在他的枕头下，他想睡觉，但是却睡不着，他的心情很乱，想办法不去想这些，却是办不到。他的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那两个旅客向他不断地恳求免他们一死的情景。

一直到早晨，「脏仔」才终于睡着了，醒来之后他也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同党们发现他脸上有着显著的改变，但是却不知道是甚么原因。有人以为他病了，因为有好些日子中，他走起路来昏头昏脑地。他的党羽们一直找不出那真正的原因，直到最后，他自己向他们说，自从他读过那本书之后，心里就失去了平安。听的人也觉得很希奇，这到底是一本甚么书，使得这个一向是喜气洋洋的青年人，竟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些土匪们就认为那是一本邪书，想把它烧掉。但是为了好奇，他们也想把书读一读看看，于是所有的土匪们都决定，要把这本书读一读，但是他们多半是不识字的，所以就由「脏仔」读给他们听了。「脏仔」读了一部份，使他们都深深地受了感动，他们聚精会神，留心听着，其中有一个青年人，他也认识这书是新约圣经。

「我的妈妈是个信徒，」他说：

「我一直喜欢读四福音书，她也常常带我去主日学，我们一起唱诗歌，祷告，和读这本书。」

他们坐在那里很久的一段时间，听着「脏仔」读那书，大家很安静地，一声不响，很多人心情都很低沉，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甚么原因，为甚么读了那书之后，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从那一天开始，这些土匪们，时常聚集在一起，听「脏仔」读圣经。过了一个月，那个母亲是信徒的青年人就向大家宣布，他不能再干这行业了。「脏仔」也随着他这样宣布，他们二人眼睛里都含着眼泪，甚至连他们的首领，也决定要洗手不干，但是问题却出在这里。

「我们现在该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第一，他们既犯了法，就必须去官方那里自首。当然，他们是偿还不了过去所抢劫的东西，尤其是人命。虽然大多数的人，都不主张这样做，但是那个青年的土匪却以身作则，先跑出来预备去投案。「脏仔」和另外五个人也一起随同，要去自首。

那天，整个土匪帮就开始解散了，从此各散东西，各奔前程。他们离别的那一幕，是相当感人的。他们要求「脏仔」，再把新约圣经再读一遍给大家听，他读到耶稣赶走一个人身上的污鬼。

「我们也是一样，」「脏仔」说：

「现在我们要脱离以往犯罪的生活，去跟随耶稣基督！」说完了这句话后，他就跪在地上，大声认罪。其他的人也随着他一个个的跪下。人人一面痛哭流泪，一面叫着：「主啊，赦免我！」「不要纪念我的罪！」「用祢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赐给我能力！」「我从此不再犯罪了！」他们彼此拥抱，亲嘴告别。那七个土匪，带着他们的武器，往最近的一个小鎮去自首，其他的人则去不同的地方。

六 法官也悔改了

「脏仔」和他的同伙们一起进了城，当地的居民马上注意到他们，不知道这几个武装的、究竟是甚么人，从哪里来的？到了一条大街的角落，他们问警察，地方法院

在那里，警察指给他们看一条街上的一幢高大楼房，于是他们就走进，他们看见那边已经有二十个人聚集，等候法官出来审断案件。法院入口的地方，有一个守卫，他们对他说：

「请你上去通报法官一声，我们有要事要对他说。」

那个守卫看到这样一羣武装的人，就很疑心地问他们，「你们是甚么案子？」

「非常的重要，」「脏仔」回答说：

那个守卫就进去。过了几分钟，这些土匪们就站立在一个中年人的面前，他诧异见到这七个武装的人。

「法官大人，请听我们，我们来这个地方的原因，」「脏仔」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们是一羣土匪，但你不用怕我们，因为我们是来投案的。过去我们曾犯罪作恶，为非作歹。现在请你判我们刑罚。这里是我们的武器，我们把它交给你。」

他讲完了话，大家就把身上的武器都解下来，堆成一堆放在地上。那个法官被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是他生平头一次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只好去通知警察，过了一会，就有一个警察连同几个军装士兵到来，他们就把他们带到调查局去。在那里，「脏仔」把他们过去当土匪，后来如何改变过来，决定洗手不干，并前来自首的经过说给大家听，法官和在场的人都很受感动，有些人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土匪竟然会被福音所感化。

「我现在不再叫做『脏仔』了，我乃是保罗狄霍米罗，」保罗说：

「现在我要事奉神，并为人民服务，而且等待法律的裁判，我们都在你们的手里。」其他的土匪们也都异口同声地应和。法官只好下令，先将这七个囚犯，分开收押在拘留所内，直到将案子查明后，再行判决。当囚犯们被带走后，法官和警官两个人留在办公室内，他们谈了许久，囚犯往往是拒绝承认他们所犯的罪，如果没有证据，他们是不肯屈服承认的，这些人反倒是甘心乐意地承认，难道福音真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把这些人都改变过来吗？警长离开后，法官也下班回家。他把这件事，讲给他的太太听。他的太太说：

「圣经上说，那两个和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其中有一个不是也悔改了吗？但是他却逃不了。这些人本来是不必自首的，他们可以留在森林里，继续干下去的。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到了晚上，法官和他的太太，还继续谈着这件事情。

「你认为该怎么样，唐加娜？」法官问他的太太。

「我们要不要也把新约圣经读一下看看？也许可以找出点办法来处置这些人。我们对这本书也不甚了解。」

「我已经读过了，」唐加娜说，「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土匪们。」

这个名叫国利·尼古拉·钊维奇法官，就站起来，走到他的书房里去，戴上自己的眼镜，把新约圣经打开，一页一页地翻阅。他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觉得马利亚用香膏膏主耶稣很了不起；犹大卖主是不可赦的大罪。他又继续读下去，看到耶稣的大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虽然他的尸首都已经臭了。他又揣摩那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不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后来他又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猛然有一个感觉，好像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离他并不远。耶稣最后的那句话：「成了」在他的心灵里面，闪出一道光辉，他觉得可能就是這個力量，把狄霍米罗这个人完全改变过来的。他再读以下这句话时，自己也被征服了。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他这下子才明白过来，为甚么那些土匪们会改邪归正。这时候，他的太太由厨房里过来。

「你在想些甚么？为何如此激动？」他太太问他。尼古拉国利说了半天，他的太太也听不明白。

那天晚上，国利一直睡不着觉，只要他一闭上眼睛，就听到这一句话：「就是我所讲的道……」他想到神的法律正裁定他有罪，在他一生中，他也常常枉屈正直，判断不公。最后他稍微睡了一会，但心里仍然没有得着释放。

到了早晨，他把昨天晚上的情形对他的太太说，他的太太认为他太过紧张，所以才失眠的。但是当他向他的太太宣布，他准备要辞去法官的工作，因为他自觉自己过去不公正，不能再做下去，他的太太大为震惊，以为他的神经失常了。但是国利尼古拉已经下了决心。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他认罪悔改，现在更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了。

七 义务劳动

保罗和他那几个伙伴，都分开被收押在拘留所里面。很多法官聚集开会商议，要详细研究这个案子，他们不相信这些土匪自首，只不过是因为信了福音，可是这是个不可推翻、实实在在的事实。这样的一本书，会带来那么强大的力量，使得土匪们自动来投案，甚至连一个行为不正的法官，也辞去自己的工作，于是他们也都渴慕，要认识这个真理。

这么一来，福音的火，便燃遍了整个拘留所，很多囚犯，连同一些守卫，都信了福音。

过了一年，这七个土匪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因为他们都已经认罪了，所以法官也没有必要宣布他们的罪状，有位年老的检查官，甚至要求法官施恩，因为他们是自动来投案的；最后他们被判处十年义务劳动，他们都乐意接受这个判决，认为这是他们罪所应得的，更没有想到上诉要求减刑。审讯是公开的，他们每个人都当众发表自己的话，说他们犯罪害人那么多年，后来福音怎样改变了他们，使他们痛改前非。很多人都受了感动，神的话开始在他们心里面扎根。审讯完毕，这七个囚犯就被分送到不同的地方去。保罗和苏洛玖两人被送到同一个地方。在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立下誓言，不论是在甚么环境下，定必对神忠心不变，并要向别人传扬福音。保罗和苏洛玖被送到贝加尔湖区，一路上，他们向同行的囚犯们作见证，很多人都深受感动。他们在劳动营里过了两年，后来就有些人信了主，狱警都很希奇，那些一向不守规矩的囚犯们，现在竟然安份守纪，唯命是从。

在往劳动营的路上，保罗曾想起当年全家由莫吉流移民去西伯利亚的情形。他盼望能知道故乡同人们的音讯。尤其是他的姐姐，是否还活着呢？所有寄到家乡去的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着回音。他时常怀念着他所爱的姐姐，他是多么渴望，将自己从走向灭亡的路上回转过来，现在在基督里有盼望这事，一一告诉她知。

过了多年，政府颁布大赦，保罗和苏洛玖两人都获得了自由，他们高兴得流下热泪，自此便离开了劳动营。

八 姐弟重逢

保罗和苏洛玖两人走向多姆斯克那个方向，他们迫切地盼望回到自己的故乡，就是在欧洲部份的俄罗斯。在他们的记忆中，尚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在路上，每个遇见他们的人，对他们都感到好奇，问他们是甚么人，来自何方，要往何处去？他们就把自己的过去告诉人，听的人都很受感动，有的也信了耶稣。有不少移民也是基督徒，他们和保罗两人晚上一起研读圣经。那些信徒们听到这两人过去是土匪，现在信了主，都高兴地把荣耀归给主。星期天他们在一个住宅区里向一大群人见证他们过去的犯罪生活，后来怎么悔改，在当地便引起很大的复兴，许多人因此都信了主。

到了初春，万象更生，成千的候鸟，纷纷飞返故巢，保罗和苏洛玖也急切地想回到故乡去，虽然他们的房子早已被拆。他们沿着铁路走，保罗试着记起那个铁路站，就是当年他丧失父母的那个地方，他更希望能再见到那个小木棚，他和他姐姐在那里度过最困苦的几个晚上。一想到这里，他就眼泪直流，说：

「哦，我所爱的人呀，你们都离开我而去，把我一个人遗留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么？」

但是当他一想到神的儿子，仍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再感到孤单了。到了傍晚，他们接近河边的一个小镇，离开铁路不太远，就问当地的人说：

「这里有基督徒吗？」他们指给他看在几棵高大松树中间的一幢小房子。有两个小孩子正在门口玩耍，院子里有一个衣履整洁的妇人，正忙着工作，妇人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也自我介绍，说明自己也是基督徒，希望能借宿一个晚上。这位妇人就请他们进到屋子里说：

「主内的弟兄，是不怕没有地方住的。」

妇人把在花园里面工作的丈夫叫回来，家主也热情地款待他们，妇人就去准备茶水。俄国人的茶都是煮的，她一面煮茶，一面挤了些牛奶。晚餐桌子上有大块的牛油，奶油，大量的牛奶，两三种不同的糕点，鸡蛋和面包。对这两个饥饿的陌生客，这是个盛大筵席。一盏大灯照在白色的桌布上。这位仁慈的妇人，身上缚着围裙，对她的丈夫说：

「请这两位弟兄来吃晚饭。」他们便一起坐下来，一家之主先带领谢饭的祷告。他感谢主，以爱心照顾这两位客人，求祂保守他们的信心，也祝福这桌上的饮食。这是保罗生平中头一次，受到那么殷勤的款待，他心中充满着喜乐。那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坐在桌子的一边，后来保罗向他们讲述信主得救的经过，他讲到他们在森林里面，如何杀死了两个基督徒，从他们那里拿到一本新约圣经，以致所有的土匪们都信了主，他和六个土匪前去自首时，连那个法官也信了主。后来他们被判刑，去义务劳役，不久因着大赦而被释放出来。主人们都听得入神，那位太太不住地擦着眼泪，他们一直谈到深更半夜，然后就跪下来一起祷告，那位太太就问他们：

「你们要到那里去呢？」

「我们想回故乡去。」保罗说。

「你们那里还有甚么亲戚吗？」她问。

「苏洛玖的妈妈还在，她是基督徒，住在基辅。我的父母双亡，我的家乡是在莫吉流。我回去的目的，是要向我家乡的人传福音。」「你做孤儿很久了吗？」女主人又问他。

「我八岁时就失去了父母，在去西伯利亚的晚上，父母亲都先后死了。」

那位太太双手扶着桌子边，定睛地看着保罗，她的丈夫也望着她，奇怪她为甚么这样追问客人，而不去准备床，好让他们快一点休息。

保罗继续说：

「我姐姐和我都变成了孤儿，她比我大。我们母亲死了之后，我也失去了她，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她可能像其他的孤儿一样，死在孤儿院里面也说不定，因为在那种环境，是不可能活得下去的，她是个好女孩，照顾我像我的妈妈一样。」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就哭起来了，这位女主人，脸色苍白，眼泪也涌了出来。

「这不可能就是你，我亲爱的弟弟，保罗！我知道这一定是你！」

「苏拉！我真见到你吗？我最亲爱的姐姐。」他便大哭起来，原来他的姐姐真的在他面前！

「是的，是我，我就是你的姐姐，我亲爱的弟弟，我想念你也很久了！」姐弟二人互相拥抱流泪。保罗又去抱他那两个外甥，和他的姐夫。

苏洛玖也很高兴见到他们姐弟二人团聚，苏拉尤其是兴奋，她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拥抱保罗：

「这真的是你吗，我的弟弟？我真的又见到你吗？当你接近我们的房子时，我心里就有那么一个预感，我将得回我所最爱的，那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乐。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最亲爱的弟弟，他回来了，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见面，这真是个天大的喜事！」末后他们一起跪下来感谢神。苏拉那五岁大的女儿祷告说：

「亲爱的主啊，我谢谢祢，将保罗舅舅带回到我们这里来。」他们都哭了，苏拉的丈夫亚力克赛，也感谢神那么恩待他的妻子。

这时已是清晨三点钟了，他们还没想睡觉，连孩子们都没有睡意。他们一起喝茶，谈天。最后天快亮了，他们才上床去。保罗又梦见他读福音书给那些土匪们听，又怎么与他们分别。他也梦到那个法官，和被送入劳动营里面去，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只不过是个梦，他感谢主提醒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在早餐的时候，他再次赞美和感谢神照顾了他们这些孤儿。苏拉就要她的弟弟再说一次，他们俩在木棚和火车站上分别以后的旧事。她自己在女孩子的孤儿院里，也受了不少的苦，她留在那里直到那一年的深秋，当秋天开始的时候，天气就已经是很冷了，但是孤儿院里还没有暖气，瘟疫正流行，很多女孩子都死了。后来有些好心肠的人，由附近村子过来，把孩子们一个个接回去领养。苏拉被一个穷苦的基督徒寡妇接回家去，她已经有四个孩子，住在一个小小的茅屋里面。她叫冬佳婶，苏拉和她一家人住了一个冬天。他们虽穷，但是却有足够的饮食。冬佳婶常常读新约圣经给孩子们听，又和他们一起祷告。在那里有一所学校，苏拉就在那儿读书，而且非常用功。她很爱读书，尤其是新约圣经。到了她十四岁的时候，她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受了洗。再过了四年，苏拉长成一个年轻的少女，她是诗班里最优秀的歌唱成员，人人都喜欢她。没有人知道她并不是冬佳婶的女儿，因为她们彼此相爱，如同亲生的母女一样，这个村子里的诗歌班经常去其他各村镇献唱，为主作见证。有一次，一个外地诗班来到苏拉所住的村子里，主大大的祝福他们。随着诗班一起同来的有传道人，当日有讲道和诗歌献唱，于是有很多人归了主，其中有一个年轻的账房，是在一家公司里工作的。不过一年，他就和苏拉结了婚，他们彼此相爱，生活十分美满，后来生了两个孩子。当苏拉讲完了她的故事。保罗就想起，当初他要去卧轨自杀的时候，苏拉阻止了他，对他说：

「不要灰心绝望，我亲爱的弟弟，神是不会撇下我们的。」于是保罗和苏拉便想起诗篇第六十八篇四至六节：

「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華，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他们就一同赞美神。

九 回家乡传福音

苏拉很赞成他的弟弟回到家乡去，向他们的亲友们传扬福音，她也愿意陪弟弟去走一趟。亚力克赛也同意他们这么做，答应看顾男孩子，而女孩子则随着苏拉一起去，他也负担他们旅途上的费用。过了三天，他们姐弟两人，还有苏洛玖和小孩，一起出发去欧洲的俄罗斯。他们经过了沙马拉，色拉多，宾沙，俄洛尼许，库斯克，和基辅。

在那里，苏洛玖便和他们分手，回自己故乡去了。保罗和苏拉继续前行，到莫吉流省去，他们终于到了沙士诺夫卡。在那里，他们询问狄霍米罗家还有些甚么人，就找到两个叔叔、婶婶，和一些远房的亲戚，他们都仍然活着。他们见到保罗和苏拉，由遥远的东方回来，都感到很惊讶。过去他们也曾听说，保罗和苏拉的父母，已死在途中。今回难得再次重逢，于是就很热烈地接待他们。但是他们发现这两个年轻的亲戚，都变成了传福音的使者，不肯和他们一同喝酒庆祝。

「为甚么呢？」有一个村民问他们。

「我们不也是基督徒吗？喝一点点酒又有甚么关系？」

这样的问题往往引起争论，于是他们就不得不读神的话语给他们听。保罗将自己得救的经过，说给大家听的时候，他们都很受感动。差不多每一天晚上，沙士诺夫卡的人，都来到他们那里，听神的话语，因为希腊东正教在教义上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因着所传的福音都得着释放，而且真正重生得救了。

十 受逼迫

希腊东正教在当地，拥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控制一般人的信仰。那些神父们见事情的发生就煽动地区的警察，控告保罗在传异教，企图破坏希腊东正教的信仰，如果政府当局不想办法制止，东正教将被这个异教所取代了。

一天晚上，警察来到保罗居住的地方，将他解到当地的警察局去。经过审讯之后，他便被扣上一个诱惑民众的罪状，等候审判。保罗便被带到拘留所里去。

苏拉很为她弟弟难过，她不得不回到西伯利亚去，临走之前，又不能和保罗见面，过了几天，保罗写信给苏拉：

「我亲爱的姐姐苏拉：

请你不要为我伤心，我很高兴能进到监狱里，并不是因为当贼和强盗，乃是为耶稣基督而受苦。在监狱里他们准许我向囚犯们传福音，所以有很多人都信了主。你只要多为我祷告，请代我问候姐夫及两个外甥。」一年过去了，保罗还没有被裁决，他一连换了两个监狱，每到一处地方，就向那里的囚犯们传福音，有很多人都信了主。最后保罗被判放逐两年，因为在沙士诺夫卡，有一百多人，都不再到他们的神父那里去，也不再向画像敬拜了。

没有多久，保罗就被迁送到西伯利亚去。他高兴地通知他的姐姐和姐夫，火车甚么时候到达，会经过离他们家最近的那个车站。他们只能在囚犯车厢外与他见面。相会那一日苏拉哭着见到她的弟弟，但是保罗却是微笑着望着她，表示他很高兴能为基督受苦。

又过了两年，保罗到处为主作见证，传福音。在这两年当中，他也不断地和苏拉及苏洛玖通信。苏洛玖说，他回到家乡去之后，有些基督徒来迎接他，邀他和他们一起工作。他的母亲仍然健在，她很高兴见到她的儿子回来，因为神听了她的祷告，拯救了他，现在他变成一个诚实可靠的基督徒了。她和儿子生活得非常快乐。

两年放逐时期完了，保罗又回到他姐姐那里去，决定一生要做传道的工作。他不想结婚，免负家庭的担子，而要专心一致去救人的灵魂，他就在苏拉所居住的地方召会工作，也去西伯利亚其他市镇传道，但是他一直和他的姐姐、姐夫住在一起。苏拉也时常陪着她的弟弟一起出去，帮助他做那收割庄稼的工作。各地召会，都大大地兴旺起来，从被杀的基督徒身上所取来的圣经，保罗一直保存着，他在第一页上面还写着这样的几行字：

「请你原谅我，我亲爱的弟兄，我害了你，因为我那时候也在罪中死了。主已经赦免了我，使我在新生命中长大。你的死不只是带领了我，而且还带领了很多罪人进入永生。你这本新约圣经，溶化了我的心，如同活水泉源，解了我的干渴，继续不断地满溢涌流，济助失丧的灵魂。为了这个我感谢你又赞美我的神。阿们！」



脏仔

译者：何晓东出版基督徒阅览室

香港九龙旺角邮箱七八六零四号

©版权所有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版一九九五年九月再版一九九八年三月再版

"GREASY" THE ROBBER

Translated by Thomas Ho Published by Christian Reading Room

P.O.Box78604, Mongkok, Kin., Hong Kong ISBN 962-7265-39-10